

地主發家史

遼南日報社翻印

一四九·七二

地主發家史目錄

幾句說明

地主發家史

遼南日報社翻印

322.23

876

377354

1冊

地主發家史

出版 遼南日報社翻印
印刷 遼南日報社印刷二廠
發行 遼南日報社
定價 本幣

1947.12 1—2000

古
旧

0/0

幾句說明

一年來土地改革運動，是有成績的。但尚有機關部隊方面的同志（做群工的同志，雖在內，但要好些），對於東北農村情況及地主惡霸的罪惡行爲，以及土地政策的了解，很膚淺，一知半解，因之，發生很多錯誤的思想行動，乃至有失去立場，起而袒護地主，包庇壞蛋；甚而直接出面干涉群眾行動，壓制群眾的積極性，這些都是違犯群眾利益與黨的政策，極需要改正。

近來，各機關部隊，在學習土地政策當中提出很多問題，其中不少有關原則、立場問題的，比如：「地主中有好有壞，爲什麼都一齊要鬥？」「壞地主坦白獻地還不行，爲什麼一定要發動鬥爭？」「鬥爭也就對了，爲什麼要打人？」「爲什麼還要打死人呢？」與寬大政策不是有矛盾嗎？」等等問題，也需要澈底解決。

我們選擇了幾篇地主惡霸的發家史，印成一本小冊子發出來，就在於幫助同志們了解東北農村的實際情況及地主惡霸的本質。試圖用事實來提供同志們必須閱讀，用來檢查自己的思想，改正錯誤，澈底解決土地問題。

中共牡丹江省委宣傳部

一九四七·九·十六

地主發家史目錄

幾句說明

認識地主階級	一
第一部	
地主惡霸發家史	五
血腥的發家史	六
卅條人命的兇犯	一二
地主惡霸血債滔天	一六
血的訴苦	二八
第二部	
李海山訴苦	二九
「地主惡霸便是病」	三三
地主惡霸翻把陰謀	三九
第三部	
喇嘛甸事件血的教訓	四一
給予翻把者以嚴懲！	四五
附錄	
土地改革討論提綱	四六

認識地主階級

地主階級是封建社會的統治者，藉着反動統治的政治力量，壟斷大量的土地——中國地主只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但却佔耕地面積百分之七十以上——向廣大農民進行野蠻的殘酷的剝削，無限度的掠奪農民的血汗爲自己的財產，過着寄生的生活，阻礙中國社會的進步，阻礙農業和工業的發展。地主階級又是外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和代理人，作爲一個階級來說，地主依附外國帝國主義的勢力，來保存對本國農民的剝削權，來維持自己的封建統治。外國帝國主義也需要扶植當地的地主階級來充當自己的鷹犬，於是兩者互相結合，狼狽爲奸，組成中國近百年歷史的一幅圖畫。就是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買辦官僚資本）與外國帝國主義者互相交織着。滿清以中國封建大地主的代表與當時以英、德、俄（舊俄時代）、日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互相結合着統治中國，訂下了無數的賣國條約，並鎮壓了當時的農民革命——太平天國和義和團。代滿清而起的北洋軍閥，以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與當時以英、日、美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互相結合着統治中國，從廿一條起到五卅慘案，屠殺五卅運動及反對大革命運動。代北洋軍閥而起的蔣介石，以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在抗戰以前與以英美日爲首的帝國主義集團互相結合着統治中國，喪失了整個東北及訂立許多賣國條約，叛變大革命，進行十年內戰及破壞「九一八」以後的抗日運動。在抗戰勝利以後，將整個中國出賣給美帝國主義，發動反人民的全面內戰。

中國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兩種力量，一種是正式的政權和軍事力量，這就是縣、區、村政權完全掌握在地主階級手裡，即在日本統治過十四年的東北也不例外，除了正式的軍隊保護地主階級外，地主階級還有自己的特殊武裝——民團、大排，地主一般都是有槍。另一種是特殊的社會力量，組成地

主統治農村的這種特殊社會力量，一個是地主的武將，就是所謂惡霸、土豪，「南霸天」「北霸天」之流；一個是地主的文將，就是所謂帥爺、劣紳，「張三爺」「李四爺」之流，在這文將武將之下，又有一批狗腿、流氓、地痞，而表現其組織形式的則是各色各樣的封建迷信團體。這就是地主階級統治農村的一幅圖畫。

地主階級是社會的寄生蟲，自己不從事勞動，專靠剝削掠奪而生活。他的土地、房屋、浮物、財寶，都是壓榨農民一滴血、一滴汗、甚至敲骨吸髓而來的。一個地主的發家，就是成百或千的農民的挨餓受凍，妻離子散，傷殘死亡。地主的人生哲學，就是「不殺窮人不富」。地主直接地有形地殺害的農民，已經是計算不清，而其間接地無形地殺害的農民，則更是無法估量。地主最普遍的剝削辦法是出租土地，欺壓僱工，放高利貸，此外還有巧取豪奪，橫佔硬霸，明火打劫，逼得佃戶、僱工、債戶以及其他的貧苦農民，全家終身給地主當奴隸，或者家破人亡，死無葬身之地。農民陳有林父子三人，給地主蒲世芳開荒，鋤頭刨樹根，震得手破血流，開出十三畝地，辛苦一年打了廿八石糧，除去對地主交租還債付牛犢錢外，自己甚麼也沒剩下，第二年還得照舊向地主借債借糧活命，就這樣被牢牢地綁在土地上，永遠窮苦下去。李海山給地主抗了八年活，只留下光身一人，反倒賠了一個爹，賠了兩口櫃、兩隻箱子、一套鍋碗瓢盆、一個吊爐。高占武父親給地主抗活累死了，母親因還不起地主債被逼死了，地主還把他的弟弟賣掉償債才算完事。像這樣充滿了血和淚的事實，在封建統治下的社會裏，實在太普遍太平常了。那個地主不是喝農民鮮血長胖的？那個地主不虧欠農民無數的債？

地主對農民的虐待殺害，更是極端殘暴野蠻，駭人聽聞。在地主看來，農民一條命，不抵他家一隻狗。地主爲了霸佔土地，強姦婦女，勒索敲詐，而任意殺人害人，在地主統治的社會中司空見慣的事。地主的話，就是號令法律，絕對不許農民違抗，否則就要遭受酷刑苦打以至喪掉性命。地主可以盡情掠奪農民，而農民放豬吃了地主幾顆青菜，地主就要罰他吃豬屎；地主可以把農民打成殘廢，還要趕出門外，讓他凍死餓死，而農民誤傷地主的一條驢腿，則要服四年苦役；地主殺死農民，把屍

首向荒山野外一扔，或者向衙門遞上一張二指寬的紙條，萬事皆休，而且不許農民說一個不字。

在這裡舉幾個地主殺人的事實：望奎城區廂紅四屯地主堯殿武一手殺死八個農民，鶴立王家燒鍋地主王三妹子殺人三四十名，呼蘭大用區五個地主殺了十六條人命，通河萬柳屯地主蘇震遠殺死逼死十七人，另一地主張永春引領日軍血洗村莊屠殺七十多人，……這不過是幾個平常的例子，和地主殺人總數比較，實在是滄海之一粟，微不足道。地主用自己的血手，和農民結下了血海深仇。過去天下是地主的，農民只能打掉牙齒帶血吞，有苦嚥在肚子裡，今天農民翻身了，要對地主報仇雪恨，這完全是合理的，正義的。

在蔣介石出賣東北使之淪為日本殖民地之後十四年中，地主對廣大農民的剝削，並未因民族災難的加深而減輕，地主反而把日寇的一切橫徵暴斂，全部轉嫁在農民身上，「出荷」要農民負擔，「配給」則由地主受用，「勞工」「奉仕」都被地主強加在農民頭上。整個地主階級的利益，在日寇侵略東北的十四年中並未因民族壓迫而有所損，倒是日寇支持地主更穩固地騰在農民的頭上。我們可以把那時農民和地主的生活比較一下：廣大農民過着半飢餓的生活，地主却喝着人參鹿茸湯；農民冬天糊不上窗戶紙，地主却是黃金成斤、元寶成堆。同時，應當明確看到，地主更充當了日寇的爪牙，成為日寇奴役東北人民的下層基礎，他們擔任區長、屯長，竭力鎮壓人民，博取日寇歡心。不知有多少東北愛國志士、抗聯同志，被地主殺害出賣而光榮殉國了！即在八一五日寇投降之後，地主仍然對日寇必忠必孝，掩藏日軍。護送戰犯，勾結特務警察，組織土匪大隊，偷襲人民軍隊，殘殺翻身農民。在反對蔣美的愛國保田自衛戰爭中，地主緊緊跟蔣介石匪幫站在一起，共同進攻人民，百般掙扎以維持其腐敗罪惡的統治。因此，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地主和蔣介石一樣，是人民的革命對象。

地主階級是封建勢力的代表，嚴重的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並與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加深了中國民族的災難。中國要走上獨立自由富強的道路，中國人民要真正獲得解放，必須徹底打倒地主階級。這就是實行土地改革的根據。農民分土地挖財寶，乃是土紡回老家，財寶回老家；農民對罪大惡極的

地主加以毆打，是其世代積慣的發洩，是在所難免的。農民這種行動是正義的，革命的，推進中國社會發展的。因此，一切對農民深重苦痛抱有同情的人，應當堅決擁護農民這種正義行動！每一個革命同志，革命戰士，必須全心全意支持農民這種正義行動，爲徹底實行土地改革而鬭爭，爲打倒地主階級而鬭爭，爲爭取愛國保田自衛戰爭勝利而鬭爭！

第一部 地主惡霸發家史

血腥的發家史

地主蒲寶祥是怎樣起家的？

蒲寶祥是怎樣起家發財的？

蒲寶祥是賓縣中興村蒲家屯的住戶，他有六個兒子：大兒子叫世芳，二兒子叫世才，三兒子叫世英，四兒子叫世榮，五兒子叫世忠，六兒子叫世祿。蒲家有二百畝地，十四匹馬，十五頭牛，卅隻羊，四輛車，四十五間房子，三處窩棚，十三個勞金，除雇工經營者外，其餘地均出租。蒲寶祥有兩房老婆，大兒子有三房老婆，二兒子有兩房老婆，五兒子有三房老婆，三兒子、四兒子、六兒子均一房老婆。

蒲寶祥原籍關裏人，來時啥也沒有，只是一身一口，沒有家眷。

乍一來，他住在遠房親戚蒲寶增處，不久娶了袁永山的妹子，之後就連續的生了六個兒子。民國十六年的時候，大兒子蒲世芳已長大成人，到五月間，爲了要奪取蒲寶增的財產，父子倆人就起了謀殺之心，一天，他們把蒲寶增大兒子大褂子叫來，蒲寶祥對大褂子說：「你爹這大歲數，幹不了多少活，留着他幹啥？把你也給連累了，他死後，財產都歸你，該有多消停。」大褂子雖然是個傻子，但他知道謀害老人是不孝的，所以他就沒有再和他們嘮下去。

種小麥的一天早晨，天剛放亮，蒲寶祥叫大褂子去篩麥種。大褂子剛走出去，蒲世芳父子倆就手持洋砲衝進蒲寶增的房裡，蒲還未起來。蒲寶祥就當頭放了一洋砲，砲子從腦瓜頂進，從小肚子出，血流不止。立刻就斷了氣。大褂子聽見砲響就急轉回來，只瞪着眼瞅着爹身旁的一灘血，啥也沒吭。蒲寶

祥搶上去說：「洋砲走火把你爹打死了，這也沒法子，往後咱們一起過吧。」大褂子仍沒吭氣。吃過早飯，帶着馬槽、麥種和一付犁杖，大家就下地了。剛到地裡，蒲世芳父子倆就把犁杖扔一邊，對大褂子說：「你把爹害死，現在該活埋你了。」於是就把大褂子按入馬槽，用繩子捆上，扔進早已挖好的土坑，就這樣，大褂子被活埋了。之後，把大褂子的媳婦賣出幾百里地外，又把大照（即地照）改成自己的名字，蒲寶增的四十畝熟地和荒山地就成了蒲寶祥的了。

九一八事變後，一切事情均由蒲世芳出面，蒲寶祥只坐享清福。不久，蒲世芳又當上了偽區長，以後就更抖起來了。偽康德二年的臘月間，有石和石坤二兄弟無錢拿大租，便向蒲世芳借一千吊錢，講好四分期，來年秋天還。蒲世芳想買石和石坤的那份地，所以很爽快就讓他們還錢，說自己等着錢買馬。他們二人沒錢還不起，於是蒲世芳就託申志輝去給他們二人說：還不起錢，可把地留給蒲家。石和石坤二人尋思來尋思去就沒了着落，不賣地吧又沒錢還，蒲家追的挺緊，賣地吧又非賣給蒲家不可，價錢太低。沒法，只好將七畝中流地賣了，每畝地蒲家只給六十元，行價是九十，七畝地就吃虧二百一十元。

偽康德三年的二月間，李生死了爹，接着又沒了媽，留下了一邦小兄弟，發送爹媽時拉下了一身飢荒。李生想把僅有的幾畝地賣了還飢荒，但沒人敢要，因為李生的地搭着蒲世芳的地頭，李生就去問蒲世芳要不要，結果，二畝川地、三畝薄地、三畝山林地，蒲世芳只給了二百五十元，二畝川地平得像手掌心，按當時行價能值三百元，三畝山林地都是一丈多高的大柞木樹，已經能打柴了，過了十來天，山上已解凍，蒲世芳就把這一片樹林作為柴火賣出，留下自己燒的外，就得了三百五十元，除了將買八畝地的錢賺回來外，還落了一百元。當時村中百姓都偷偷的說：「人死了，一文不值半文錢就折騰了！」從此，李生就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窮腿戶。

同年四月間，蒲世芳已有了二房老婆，但他又把石太的媳婦佔有了。石太已去世多年，石太媳婦領着兩個小子一個閨女過日子，蒲世芳就沒白沒黑的去串門，他對石太媳婦說：「一年紀輕輕當小寡婦有

啥意思，你隨了我，我還能幫你把小孩拉扯大。」石寡婦不依，他就說：「依也得依，不依也得依。」於是就三天兩頭的到石寡婦家過夜了。

到偽康德四年的時候，蒲世芳嫌地還太少，所以就佔了半拉山，叫陳有林來給他開荒。陳有林的哥哥陳有山和陳有林的爹陳海也來了，他們先用鋤頭鋤樹根，刨二十鎊才能刨出一顆柳條根。鋤頭重，使勁又猛，震得手腕都裂了口，血流在鋤頭把上。到晚上裂口封住了，第二天一幹活，太陽一曬又裂開了，痛的沒法，還得要使勁刨。刨完樹根後，再用犁杖翻出。這一春天，爹兒三個開了十三垧荒地，再搭上四垧薄地，一共向蒲世芳租了十七垧地種。因為是生荒地，所以只一擔租子，並借給五擔五吃糧。到秋天每垧地只收二擔二，除一擔租子外再還牛具錢，又還五擔五吃糧加上三石五利息，啥也沒撈着，連工夫都搭上。第二年蒲世芳把租子加到二擔二，他說：「不怕，我借給你們種子，借給你們吃糧，今年地有底了，收成一定好。」這年陳有林他們種了七垧麥子，其餘十垧種大田，七月間麥子割下拉回，揚完場後，蒲世芳說陳有林偷了他的麥子，蒲就跑到陳屋裡翻櫃倒箱，結果連一顆麥粒都沒翻出。秋收後，每垧地打了三石六，除了給租子、還牛具錢、還種子、還吃糧，餘下的糧食蒲全部拿去出荷，陳有林又啥也沒撈着。因蒲世芳說陳有林偷了他的麥子，所以把地也抽回來了。冬天，勞工要到蒲世芳侄子蒲召林的頭上，蒲世芳和郭勞工股長一合計，就把陳有林抓來頂他侄子的數。陳有林對勞工股長說：「這回不是該蒲召林去嗎？」話還沒說完，就拍拍上來兩個嘴巴。第二天貼晌，陳有林就出發到長春去修火車道。

偽康德七年頭上，蒲世芳嫌房子住的不寬敞，決定再修一個大院套。三月初，全村二百八十戶人家全都捲入這一大的建築，蒲世芳的當差陳宏跑半對孫占清說：「你給區長拉房木呢還是出官車？」孫占清說：「給區長拉房木。」結果，去大青山拉三天木頭，拉一天半石頭，拉一天苦房草，拉一天椽子。蒲世芳叫豬倌優柱子去山裡推木頭，豬倌說：「我給你講的是放豬，沒講去山裡推木頭。」木頭滑下來，把他腳後跟的骨頭砸飛了，以後優柱子走起路來一蹶一蹶的，放豬攆不上，就被蒲世芳趕了出來。

，優柱子沒法，就拉棍棒瓢，四面八方去要吃。陳有林也給蒲做了八天泥水活，倒了六天房木，抬了四天石頭，最後一天，右手指節骨叫石頭碰傷了，至今還老粗。建築房院的全部工程，如拉房木、平房場、拉石頭、拉黃土、豎房子、挿大牆、拉苫房草、脫坯、搭炕、壘院套、打水井等一切大小活，都是中興村的老百姓全部包攬承造的。上山裡去拉木頭時一去就廿幾輛大轎轎車，車馬一大溜都看不到頭。一座大牆方圓六十丈長，就整整化了九百個工，加上上房五間、東西下屋十間、院外三間、一個院套、四個砲台、一口井，連大牆工在內，總共花去二千個整工。三月動工，七月修竣。

僞康德八年正月間，王樹生家着了火，只剩下一馬一驢，八張嘴，心想租種一點蒲家的地，蒲家不願意，因王家拉了一身飢荒，怕連累自己。後來王樹生請了幾個屯隣，烙了白麵餅，熬的粉條豬肉，請蒲世芳吃飯，在桌面上他答應王世海三垧扔地（山頭山不打糧）四六榜外青（東四夥六）。王樹生和爹王世海，祖父王景三二人，把三垧扔地操操心伺候了三四遍，秋天共打了十四石糧，蒲世芳一看，心想：「不大離，能幹活，兔子都不拉屎的地還一垧地打四石五還多。」王樹生提出四成，共五石六給蒲世芳，每垧地出荷一石三，共三石九給蒲世芳。因這三垧地是黑地，蒲本人不用出荷，王樹生出荷的糧就歸他得，還剩四石五。蒲世芳就說：「把驢子馬賣了還飢荒，給我榜裡青。」結果驢賣了還了飢荒搬到他院裡，第二年爺孫三個種十四垧地，對半分青，對半出荷，先借了五石吃糧，十四垧地中有三垧是新刨的荒地，秋天共打五十六石糧，蒲世芳就摺斗要糧，十四垧應出荷四噸，他硬叫交五噸，五噸共二十二擔，還種子二擔八，還剩三十擔，二家分，每家得十五石，再還五擔吃糧加上三石利息，還剩七石。第三年種了十九垧，蒲世芳借出十條牛，只有五條能使，其餘五條都是二三歲的崽子，只能白貼草料不能使。春起又借了七石吃糧，他把糧食作成價，秋天按價還，行市三十，他却作五十，吃虧五分之二。天天滾，月月滾，年年滾，一年到了頭，榜青的啥也撈不着，連一張嘴都糊不住，而蒲世芳却年年增加新糧倉。

僞康德八年的十月間，蒲世芳家還有廿石出荷未交齊，縣上派了縣警察所的警政陳宏輪來催，蒲

世芳又把這二十石出荷攤到各戶下，就叫當差的陳宏去各家要。陳宏跑到宋保和家裡，宋保和說不欠出荷，陳宏就說：「區長命令，不管欠不欠都得交。」陳宏回去，把宋保和說的話向蒲世芳說了一遍，蒲就記恨在心，剛好縣政陳宏輪來到蒲家，蒲世芳就鮮桃鮮菓煙捲水擺了一桌，然後給縣政說：宋保和違抗「國家」命令不出荷，埋起四石小米，非打才能招出。當天晚上，中興村七個屯子的老百姓都集合在蒲家屯，開會的時候全都跪在地上，縣政問誰家欠出荷，誰家把糧食埋起來，宋保和說自己不欠出荷，沒埋糧食。縣政還未聽，就用二寸寬、一指厚、二尺多長的硬板打手心，兩手腫得三寸厚時才換打嘴巴，嘴都被打歪了，兩耳直冒血，打急了的時候，宋保和承認回家刨糧食。打完宋保和後就打韓登祥、陳有林、王炳山、張玉林等人，限三天把糧食交齊，否則再揍。宋保和回到家，一尋思，那來糧食呢，一急，就找了根繩子，拴在欄桿上，繩套他繫好了，正預備把脖子套進去時，兒媳婦醒來看見了，結果全家人都起來，宋保和就沒死成。第三天頭晌，糧食總算是交齊了，但連豆角子、紅云豆、苞米種都交了出來，家家房上斷炊了。過了十來天，蒲世芳就往外借糧了。當時小米市價二十元一斗，他賣二十五元一斗，上街買吧沒有錢，借了他的糧食春天就得給他劃地，劃地行價二元五，他只給二元，借他一斗小米，就要給他劃十二個半犂工的地。

同年臘月，蒲世芳又看中了孫寡婦的七垧川地。孫寡婦領着兩個小子兩個閨女過日子，大兒子叫孫茂先，小兒子叫孫茂書，孫寡婦住在張殿君屯。張殿君有六十垧地，還當排長，又和蒲世芳是醢頭弟兄，因此蒲就託張殿君做地媒。張殿君就到孫寡婦那裡去勸他賣地，孫寡婦也正窮的要賣地，正巧是一個買，一個賣，但孫寡婦的小兒子孫茂書却說：「我不樂意賣給蒲世芳，明明一垧地值一萬他就只給七千。」蒲世芳知道後就說：「我是區長，我不給換照，他能賣給誰。」沒法，孫茂書把六垧川地賣給他，自己留下一垧川地，每垧川地值二百五十元，蒲每垧只給了一百八十元。蒲想把孫留下的地也買過來，孫不幹，孫要留着養老媽用的，蒲心裡就不痛快，來年春天種地時，孫茂書在地邊上挖了一條小溝，作為劃清孫蒲土地界限之用，下雨時水一沖，水就淌到蒲的地裡，蒲就更不痛快了，於

是把高麗賴子的警察王煥清和寧遠街的警察陸紅林請來，大煙燈炕上一擺，抽足大煙吃過飯以後，蒲世芳就給這兩個警察說孫茂書是吳球子、滾刀肉（卽生死不怕啥壞事都幹）、惡霸土豪、又摸又偷，並叫警察把孫打死。警察答應了，每人得了一百元，蒲世芳又和警察合計只打半死，然後蒲再去保，以落個好名。當天晚上，已點燈半天了，兩個警察領了十幾個青年團就到張殿君屯去，孫茂書不在，到妹子家去了，他們立即就趕到前丁屯，擡出來就用劈柴拌子朝腦瓜頂臉蛋上身上死勁的打，腦瓜頂都成了大紫包，後又把大手指頭吊在欄桿上，用碗粗的木棒打了二十來下，解下來跪在劈柴拌子後上，膝蓋跪的漆青，一個丁老頭出來求情後，才沒跪破上面跪地上了。第二天一早，孫寡婦趕到看見自己兒子打成這樣，眼淚就劈拍的滾下來，求警察放了他的兒子。警察說：「沒區長的命令咱是不能放的。」於是孫寡婦就去見區長，區長正坐在四方靠椅裡，一手端着茶水問：「打的怎樣？」「爲啥打的？」「那裡的警察？」「姓什麼，叫什麼？」「肩牌上幾個花？」問了一陣之後，就跟孫寡婦走了，蒲世芳到了那裡，見了警察就滿招呼：「多暗來的？」蒲和二警察就坐在炕上抽開了洋煙，蒲又叫孫寡婦買了兩份大煙給兩個警察抽，抽完後，蒲就問警察爲啥打？警察說是因爲吳球子滾刀肉，連偷帶摸，蒲世芳就朝孫茂書說：「往後要學好，別要吳球子，大叔來保你，以後能改過不？」孫茂書輕聲的答：「能」。於是，留下給他媽養的一塊川地作爲謝禮，而送給蒲世芳了。

蒲寶祥來時是隻身空手，在這短短的幾十年中，却一躍而成爲家大業大的大地主。妻兒滿堂，驕馬成群，堂上一呼，堂下百諾，蒲寶祥是怎樣起家發財的呢，上面這些血淋淋的事實告訴了我們：無數人的血汗和人命成爲他豐足家產的基石，他以一雙血腥的手起家發財，這是多麼血腥的一雙手啊！

卅條人命的兇犯

地主王三婊子罪惡發家史

王家燒鍋在鶴立縣東邊吉祥村，它的主人王瑞五綽號叫「東霸天」，原籍是安東省寬甸縣貔子溝人，弟兄三個，家中窮的連間房子都沒有，老三娶親在大窪地裡拜的天地。老二和老三都是坑崩拐騙的手，啥壞事都作，還「有駱駝不說狗」，淨挑大的幹，人們都管他倆叫二婊子、三婊子。二婊子勾結胡子，輸打贏要耍大錢，因為得罪人太多，在家住不了啦，就跑到湯原縣，三婊子隨後也趕來，合夥領了一方多地，幾年工夫，日子慢慢過發了，老三就起了黑心，不認親骨肉，以通胡子爲罪名，一張黑皇子將二婊子告倒，二婊子蹲了大獄，一蹲十二年，他的四個兒子，三個被王三婊子派人推到湯旺河裡淹死了，小的一個活活餓死，三個兒子的媳婦也被王三婊子賣掉，於是這份財產都爲三婊子獨佔。從此以後，他的狠毒心腸就出名了，大人小孩一聽王三婊子的名字，無不伸舌頭的。王三婊子老了，家裡更加興騰起來，結交警察，聯絡官項（官廳之意），地面上沒人敢惹，大夥就推他當了東三團的團總，屯長是他四兒子，警察所長是他姑爺。敵人佔了東北，併集團時，日本人叫他移進圍子裡，他聯絡說，情愿出錢重修圍子，把他家圍進去，就不用搬了。日本人答應後他就叫全屯人來修圍子，連小孩和有病的都得去，做的慢一點就打，那次挨打的人可多啦。那時他真趕上皇上啦。出出進進都是馬隊接送，大院套的崗，左一道，右一道，不知設有多少層，湯原縣東沒有能和他比的，都叫他「東霸天」。他家中小哥幾個都掛着盒子，假借名義，私立公堂，隨便就能打人殺人，比閻羅殿還嚇唬！他仗着勢力狠狠的攪錢，越攪越不嫌多，連有錢人都吃不住啦。於是聯名將他告了，押在湯原縣。三婊